

自身遭际 史事钩沉 笑中带泪的大散文作品

也许有那么一天，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能把人送回已逝的岁月，去寻访自己的往昔，包括最眷恋、最珍惜的，最荣耀、最自得的，最无奈、最苦恼的，直至最不堪、最见不得阳光的……

一切都是原汁原味，毫无涂改和修饰……果真那样，也许会对人的优化有些好处。

一路走来

一位文化老者的人生手记

杨子敏 著

作家出版社

YI LU ZOU LAI

一路走来

一位文化老者的人生手记

杨子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路走来：一位文化老者的人生手记/杨子敏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

ISBN 978 - 7 - 5063 - 4629 - 0

I. 一… II. 杨…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302 号

一路走来：一位文化老者的人生手记

作者：杨子敏

责任编辑：深 蓝

装帧设计：多维线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数：400 千

印张：21.75

插页：1

版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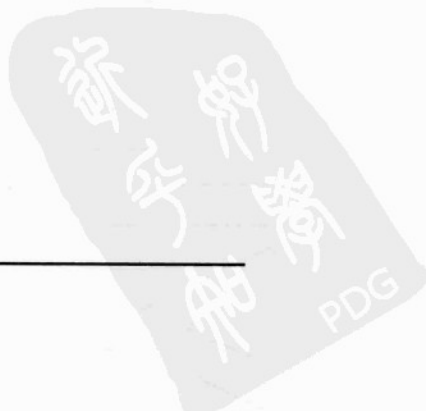
印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629 - 0

定价：2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青年时代·读书



上 篇

1944年春末,家乡沦陷了,我们真地做了亡国奴了,日本鬼子到底是怎样的妖魔鬼怪,亡国奴到底是怎样的牛马猪狗,全都活生生地摆在自己眼前,再也用不着凭借想象去虚拟了……

- 003 祈雨
- 007 河南四大害
——水、旱、蝗、汤
- 016 昔日风俗
- 036 学生生活拾屑
- 051 亲人
- 060 出逃
- 066 沦陷前夕
- 069 黑色的历史时刻
- 070 鬼蜮世界
- 073 参加八路军
- 082 苦日子,甜日子
- 101 涧西
——无人村
- 103 豫北战役琐记
- 109 当招待员
- 112 邢秀龄
- 115 心祭
(附诗一首:不要挂念我,妈妈)
- 123 战时风景
- 128 思故乡

中 篇

打从抗战后期参加八路军,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

开始之前的十多年间，我一直都处于一种如鱼得水的状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反右派”运动开始，我就变成了“职业运动员”，每次政治运动都跑不了我，前前后后我总共作过多少次检查？受过多少次批判？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连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135 品味饥饿

149 陪同鲁德米斯·格列索斯

156 “黑窝”内外

177 作协轶事

187 段老师的帽子丢了

189 苦乐甘辛话“向阳”

202 “自生自灭”

206 我和儿子杨律

（附诗一首：随想）

217 托福

221 解放后的“解放”

234 令人费解

237 仙人球与柳

241 随感若干

下 篇

楚人卞和，先后向楚国的厉王和武王献玉璞，想不到竟先后两次被当成骗子。第一次砍掉了他的右脚，第二次砍掉了他的左脚。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卞和献的这块玉璞，正是后来被公认为稀世珍宝、秦襄王声称愿意用十五座城市和这交换的那块名满天下的“和氏璧”呀……

247 搞价钱

251 不老之梦

253 亲爱的，我一刻也离不开你，但是……

256 包青天·人治·法制

258 杂感漫说

267	阅读摘记
277	不能忘记(外二篇)
280	停电——蜡烛——民谚
282	从理发说起
285	勤惰由人 丰歉在天 ——我与文学(附《笔耕吟》)
290	从螃蟹的眼光说起
292	“杞忧”新探
296	酒是好东西
298	爱之梦
301	一种时新的老溃疡 ——钱、权、术三结合
303	权力与公平
308	说“揭短”
310	忽如一缕春风来
312	访朝琐忆
319	杂感短章
324	生活拾零
326	从当选说开去
328	两会随感
331	未来五年中国可能发生的事
333	领导与法
335	有关党的建设的几点建议
338	代后记

上 篇



祈 雨

我的家乡新安县，位于洛阳西侧，也就是在诗圣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中排行第一的《新安吏》的“新安”。这个县，北部是山区，南部是丘陵地带，气候条件比较差，风调雨顺的年月不很多，主要灾情是干旱，小旱歉收，大旱绝收。也有阴雨连绵的天气，但很少见。我小时候赶巧碰上过一次，记不准总共下了多少天，大约有个十多天吧，天天哩哩啦啦，昼夜不停。由于雨水的浸渍，不少人家的院墙被闷塌了，人们坐在家里，时不时地听到“哗啦啦”、“哗啦啦”的响声，一会儿东家的墙塌了，一会儿西家的墙塌了，声音不算大，有点发闷，听起来却使人感到有些惊恐。家乡的宅院，一般都用河卵石砌墙，用黄泥勾缝儿。黄泥经过连续多天的雨水浸渍，一点一点地软化了，稀释了，承受不了墙壁的压力，最终就坍塌了。那些天，人人都盼着老天爷赶快刮上一阵西风，驱散满天乌云，给人间一片晴朗的蓝天。

好在这样的连阴天很少见，倒是干旱少雨才是我们家乡经常发生的灾害天气。

七十多年以前，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娃娃，就经常听老人们讲“光绪三年‘年成’”，也叫“光绪三年大旱”，说是连年无雨，寸草不生，遍地饿殍，十室九空。饥饿的人们，走起路来两腿颤颤巍巍地直打晃儿，走着走着，忽然脚底下一软，摔倒了，就永远爬不起来了。

我离家早，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对家乡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知道的不多，但也经历过几次旱年，脑子里也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家乡有条涧河，横贯全县东西。河两岸，有一些地势较为平坦的河川地，可以利用河水浇灌，人们称之为“水浇地”，也是农田当中得天独厚、身价最高的宝地。然而，“福兮祸所倚”，水浇地虽然可以旱涝保收，但也时常给人带来麻烦甚至祸害，越是干旱年景，越是庄稼需要浇灌的紧要关头，沿河上下为争抢河水而引发的冲突也越是激烈，本来是救命的河水，这时往往会成为引发群殴的助燃剂，乡邻之间往往为争水而导致械斗，以致闹出人命来。

临近河边的水浇地，数量很有限，比起遍布全县的旱地来，可说是九牛

一毛。全县绝大多数耕地是旱地，但凡遇到干旱，人们就束手无策，又不甘心坐以待毙，怎么办？只有一条路：求神。于是，祈雨就成了关系全县民众生死祸福的大事。

祈雨仪式，被设计得格外隆重而且独具特色，先把龙王爷的神像请出神庙，请进一顶雕镂精致的木制龙辇。龙辇两旁，各有一根长长的轿杆，由四位壮汉抬着走。还有各式各样的文武“执事”，分别排列在龙辇前后，前呼后拥，沿着城里那条横贯东西的大道，浩浩荡荡，一路前行，在行进当中，不时为夹道观看的人们表演各种技艺。

祈雨的目的地，位于县城西北三十来里的龙涧村。那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龙王庙，是人们心目中的龙宫。龙王庙一侧，有山泉从地下涌流出来，水质清冽、甘甜，被人们视为神泉。据说，每当阴雨之前，县城里的人们只要登上城北侧的最高点——后寺坡，便可以遥遥望见龙涧方向有蒸腾缭绕的云雾冉冉上升，那就是龙王爷显示给世人的降雨前兆。恼人的是，越是大旱之年，这种前兆就越是难得一见，人们不甘心坐以待毙，就只有以“祈雨”的方式祈求于龙王爷了。

祈雨的场面也确实壮观，祈雨队伍浩浩荡荡，龙王爷位居队伍中央。龙辇前后，簇拥着各种文武执事，武的在前，包括仪仗队和锣鼓队；文的在后，由笙管笛箫之类的细乐器组成。

龙王爷红面黑须，仪表威严，巍然端坐在一顶雕镂精致的龙辇里，由四位壮汉，分列前后抬着轿杆。壮汉们个个头戴柳条编成的柳圈儿，柳圈儿上还保留着青翠的柳叶；上身穿一件对襟背心，不系扣，敞着怀，只在腰间扎一条腰带，下身穿一条长过膝盖的短裤。祈雨队伍穿越县城的时候，火炮轰鸣，鼓乐喧天。居民们倾城出动，街道两旁，人山人海，男女老少纷纷聚集在门前看热闹，家家都备好一盆绿豆汤和几只饭碗，摆在自家门口，供祈雨的人们随意饮用。祈雨队伍的最前面，有两个领头人，各自手提一面大锣，一路走，一路“哐！哐！哐！”不停地敲击着，警示沿途闲人回避，为祈雨队伍开道。几名火铳手，紧随其后，各个手握火铳，一边走，一边装药放炮，用火香把炮捻儿点燃，然后急速把火铳往头顶上一举，“轰”的一声爆响，震得山摇地动的。路旁看热闹的姑娘和妇女们，个个吓得用双手捂住耳朵，极力往别人身后躲藏。幼小的孩子们，则惊慌地低着脑袋，使劲往大人的怀里钻。火铳手后面是打着红黄蓝绿各色旗帜的执事，由二三十人组成，大概是代表龙王爷手下的一班文职官员吧。他们不做任何表演，只管举着手中的旗杆，默默地列队前行。在我们孩子的眼里，这些旗手是最没有看头的。

再后面是锣鼓队，鼓面很大，和眼下节日聚餐用的圆桌差不多，总共大概有四五面之多，按前后顺序一路排开。每面大鼓，都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大鼓两旁，各有一位击鼓人，彼此的动作十分一致，一起挥动手中的鼓槌，上下翻飞，打出花样繁多的鼓点来。跟在大鼓后面的，是一组拍镲的，他们随着鼓点的节奏，拍出变化多端的花样。几组锣鼓，整齐划一地敲打着，轰轰隆隆，撼天震地，有如雷电轰鸣似的。

再后面，便是龙王爷和他的龙辇了。龙辇的行进方式很古怪，却也活灵活现地展示了龙王爷威猛刚烈的性情——四个抬辇的壮汉，动作协调一致，忽而往前飞奔，忽而往回倒跑，龙王爷就这样忽进忽退地盘桓前行，恍若一条威猛刚烈的神龙，缭绕飞腾于浩淼、苍茫的长空，在播云布雨，为人间泼洒甘霖。

尾随在龙辇后面的，是由笙管笛箫组成的细乐队，乐手大约有二三十人，一齐在徐缓地行进中吹奏着，乐声清越幽雅，宛若徐徐清风，和龙辇前面那火爆的气势互相映衬，一文一武盎然成趣。

祈雨队伍穿过县城之后，便立即偃旗息鼓，自由自在地随意行走了。从县城到目的地龙涧，还有二三十里路程，盛大的祈雨仪式要在那里举行，人们必须保存体力，保证演好那出重头戏。

可惜的是，那次祈雨之后，天上始终不曾掉下一个雨点儿来，头顶上总是晴空万里，一丝儿云彩丝儿也找不到。人们除了焦灼、无奈和叹息之外，再也想不出什么高招儿了……

旱到最后，终于有一帮毛头小伙子挺身而出，要对龙王爷实施强硬政策——把龙王爷的神像从庙里搬出来，放在庙前的空场上，让火辣辣的太阳天天烤炙着；再不见效，就在龙王像周围点起麦秸火，请龙王爷尝尝干旱酷暑的滋味。

无奈这一切都不管用，人们再也想不出什么妙招儿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街上的乞讨者越来越多；扒满火车厢顶的逃难者，渐渐成了一道新景观；偷盗、抢劫、绑架等犯罪活动也一天天多了起来，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要大难临头了……

附：幼年间听老人们闲聊“光绪三年‘年成’”——也就是“光绪三年大旱”的情形，我当时只有四五岁，还听不太懂，但也在脑子里刻下了一幅幅令人惊骇的画面——田园荒芜，路断人稀，饥饿消磨得人们有气无力，走起

路来两条腿直打晃儿，一旦栽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灾后人口大减，满目荒凉，每到日落黄昏，野狼便大模大样地在街巷和住户人家进进出出，随意串游，连躺在母亲怀里的幼儿，也会被狼给叼跑了。为了防狼，男人们在夜里睡觉的时候，手里还攥一根棍子，棍子头上装一个铁疙瘩，作为护身的器械。睡梦里，一旦听见有人喊“狼！”便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棍子，侧过身去就打。我奶奶的一条腿，就是这样受的误伤，被那带着铁疙瘩的打狼棍打成了终身残疾，大半辈子手不离拐棍儿，一瘸一拐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河南四大害

——水、旱、蝗、汤

河南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自古以来，由于江山易姓，政权更迭，盗匪滋扰，外敌入侵，以及旱魔肆虐，痲疫流行等等天灾人祸，一次次闹得中原地区白骨遍野、赤地千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河南人把对自己危害最烈的天灾人祸归纳成为四大类：“水、旱、蝗、汤”。我那时刚刚十岁出头，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但对这四大害，也已经有了一些耳闻目睹，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如今的河南，已经今非昔比了，但知道一点昔日的河南，似乎也是有益的，因为，这是自己家乡的历史。

那个位居“四大害”之首的“水”，是对黄河水的简称。《黄河大合唱》里有一支曲子叫“黄水谣”，赞颂黄河对中华文明孕育、发展的伟大贡献。但在中下游，黄河水泛滥所造成的灾害，历史上也不乏记载。这里要说的“水”，是指1938年一次人为的黄河决口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黄祸”。

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吧，旱灾成了河南省一种经常性的自然灾害，干旱又为蝗虫的繁衍提供了条件，黄河岸边的沙滩，几乎成了大自然为蝗虫孵卵准备下的一张天造地设的大温床。当时河南蝗灾危害的严重程度，在全国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

至于那个位居“四害”之末的“汤”，和前面说的三害又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自然灾害，是人祸，祸首就是抗战期间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河南人对他并没有指天划地，跳脚骂娘，只把他的尊姓“汤”列入“水、旱、蝗”等灾害系列之中，便不动声色地道出了河南人对他的评价。

下面就遵照河南人当年排定的“水、旱、蝗、汤”的顺序，从“水”说起。

我八岁那年——1938年，国民党军队的首脑们试图借黄河水阻挡日寇的进攻，悍然炸开了花园口大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东、皖北和苏北的大面积地区，变成了“黄泛区”，不仅在当时给这一带人民造成了惨重的灾难，还

给这些地区留下了难以医治的祸根——土地沙化、自然条件恶化、人民生活贫困化。多年间，外出乞讨，成了这一带百姓们的生存方式之一。二三十年之后，焦裕禄以生命的代价倾心治理的兰考县的沙荒，就是那次花园口黄河改道留下的“历史后遗症”。我家位于黄泛区以西的洛阳地区，无缘亲见当时黄水泛滥、灾民遍野的景象，仅仅从大人們的言谈里，零零星星地听到过一些，但也够让人惊心的了。

在花园口大堤被炸开的当天夜里，有个人正在灯下全神贯注地打算盘结账，恍惚间，他觉得脚上的鞋子似乎有点发潮，但也没有把它当成回事，只管把全副身心倾注到他的账面上。不一会儿，他觉得两只脚都泡在水里了，但仍然没有太在意，更没有想到一场天大的灾难已经降临，他只是脱掉了鞋子，蹲到凳子上，继续算他的账。不久，水又上了凳子，他觉得不对头了，恍恍惚惚地意识到一场灾难在悄然降临，便连忙站到桌子上，察看屋里的景象，发现满眼摇摇荡荡尽是黄水，房门外是一片滚滚涛声，他登时愣在那里，闹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屋里的水开始漫上了桌面，房门被水波推涌着，忽开忽合；不多一会儿，门轴突然脱出了门臼，门板“啪”地倒在了水面上，忽悠悠地漂荡到他的眼皮子底下。他被这景象惊呆了，意识到一场弥天大祸已经降临，他当即下定决心，抛却家中的一切，纵身扑到那块门板上，以手做桨，划出了门外。外面已是茫茫荡荡、无际无涯的洪流世界，他好像一片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在茫茫夜色里，任凭洪水推涌着随波漂流……

根据记载，这次花园口决口的受灾人数，“大约一千二百五十万”。对于这个数字，我总有些疑惑，不相信它会精确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程 度，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概数吧，这个概数，也抵得上一个中小国家的人口总量了。

除水害而外，其余三害——旱灾、蝗灾和汤灾，我都亲眼目睹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和社会的接触有限，所见所闻不过一鳞半爪，但也使我刻骨铭骨、终生难忘了。

先说蝗灾。

我十岁左右，从豫东逃荒到我们家乡一带的难民，突然大量增加。和难民潮相伴而来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行乞者，印象较深的有“吹鸣唧唧的”，这是孩子们给他们起的名字，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下肢伤残者，乞讨方式是集体行动，人数一般在五六个左右。由于不能直立，他们只有双膝着地，用双臂支撑着身体往前挪动。为了减少伤痛、防止膝部皮肉磨损，膝盖上都包着一

块破鞋底子。

这些“吹鸣嘟嘟的”一进到城里，就前后拉开距离，席地而坐，排成一条一字长蛇阵，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只小筐箩，用来接受看客们的施舍。胸前都挎着一只号筒，粗细和菜地里长熟了的瓠子差不多，大约一尺多长，用黑布包裹着，吹起来发出“呜——呜——”的声音，低沉而又苍凉，犹如悲凄的哭诉声。那些“吹鸣嘟嘟的”，总是一起把号筒摁在嘴上，鼓起腮帮子一块儿吹。这样做，可以让声音传得远些，能够招来更多的围观者。最先听见“鸣嘟嘟”那满含凄苦的声音的，往往是耳朵灵敏的孩子们，他们总要站在那些“吹鸣嘟嘟的”近旁。在他们背后，是或远或近、散乱伫立在街道两旁的男人们。姑娘们也喜欢看热闹，但在当时我们那个小县城里，社会风气还比较封闭，年轻妇女还不许随便在家门口抛头露面，只能半遮半掩地站在自家大门里，遥遥张望。待到围观者渐渐积聚得多了，“吹鸣嘟嘟的”便收起号筒，各自取出四把菜刀来，刀把儿上全都系着成串儿的小铁环儿，两把刀为一对儿，掣在一起，左手右手各握两把，嘴里“嘿嚯！嘿嚯！”地喊着号子，双手有节奏地挥舞着菜刀，朝着自己的头顶、双肩和左右胸脯依次拍打着，刀和刀相互磕碰的声音，刀把上的铁环“哗啦哗啦”抖动的声音，和乞讨者同声呼叫着的“嘿嚯！嘿嚯！”的号子声互相应和着，铿铿锵锵，听起来让人头皮发麻，觉得瘆得慌。

另一种叫“开刀的”，据说，他们在乞丐世界里的地位最高，也最不好惹。这类人，从不“婶子大爷”地沿街呼唤着乞讨，衣着也不那么邋遢，脑袋总是剃得明光锃亮，脑门上常年凝结着一道儿乌紫的血疤。他们的乞讨，准确地说不是乞讨，而是要挟。街上那些卖面的，卖食品、纸张、服装、布匹的，都慊他们，不敢得罪他们。只要他们一上门，就赶紧给钱给东西，尽快把他们打发了。万一碰上个掌柜的是“晕头”，不理睬他们，冷落了他们，“开刀的”就把手里的刀子往脑门儿上一放，刀刃从正顶往前额“噌”地一划，头上便沁出一串儿鲜红的血珠，“开刀的”把脑袋一低，举起手掌，照着脑门上“啪啪”一拍，血点子便纷纷飞溅到买卖人的布匹、纸张、面粉、食品或服装上。再好的货物，一旦溅上点点滴滴的血渍，就立马变成残次品了。

荒年还有一多——代食品多，我们家乡有一种独特的代食品，叫“观音土”，我说不清它是什么滋味，因为我没有吃过，只知道它不是粮食，是土，颜色发白，不知是不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反正我在家乡之外的其他地方，还没有听说过吃观音土的。观音土虽然也能填饱肚子，但没有营养，还会使肚

子发胀，拉不出屎来，最终导致浑身浮肿。尽管如此，人们到了颗粒无存的绝境，也不得不拿它应急，别无选择余地！

和吃观音土比较起来，树叶、树皮就算是高级代食品了。最常吃的是榆树皮，但有个忌讳，犯了忌讳，就会酿成大祸，伤及性命。我们县城里有个学生，中午放学回家，发现父母已经双双暴死，肚子都胀得圆鼓鼓的，不知得的是什么病。后来从桌子抽屉里找到两碗榆树皮粉掺糠蒸成的“苦垒”，已经膨胀了好几倍，几乎胀满了整个抽屉。有经验的长辈人，当即明白了这场悲剧的由来，断定那“苦垒”是拌了蒜的，那两夫妻就是被那拌了蒜的“苦垒”胀破了肠胃，伤了性命的。为什么把两碗“苦垒”藏在抽屉里呢？人们猜测，那大概是爹妈特意留给孩子的午饭。

在豫西地区，我们县也是一个交通要冲，洛潼公路和陇海铁路，由东到西，并行穿越我们县境。如果把这两条交通线比做两条河床，那成群结队的难民，就是流淌在河床上的河水，他们和东流入海的黄河水背道而驰，昼夜不停地向西“流”去，形成一股难民潮，这也是当时豫西地区的一大“景观”。

在县城南门外的火车站上，天天都能看见一列列西去的列车，车顶盖上被逃荒的难民挤得满满的，男女老少，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孩子哭，大人喊，就连车厢底下的轴承上，也有身材瘦小的孩子蜷伏在上面。看到那种情形，会让人想起要把戏的艺人所表演的一种惊险的节目——光着脚丫子踩在锃亮的铡刀刃口上，让人提心吊胆。

豫西沦陷以后，我参加了八路军。日本投降以后，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相对平静的国共“和谈”阶段，但不久就又转入了“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局的飞速发展，我们太岳区的部队陆续改编成为野战军，靠着两条腿，从华北打到西北，再打到西南，所到之处，我几乎都遇见过已经在当地落地生根的河南难民。山西晋南一带的不少村子，部分的、甚至全部的居民，都是从河南流落到当地去的灾民。西安有的纺织厂，工人全部是河南难民。宝鸡十里铺有座申新纱厂，厂里的工人更是清一色的河南人。在甘肃南部山区一个很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个独身的养路工，多年来默默守护着村边的一条公路，那是一条从修通之日起从来没有走过汽车的公路。问起那位养路工的来历，竟然也是一位逃难到当地的我的河南老乡。直到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宣告结束的1950年，我们部队进入原西康省大小凉